

传道书 2:1-2

所罗门评估享乐/喜乐—作为满足人想要了解之紧迫感的一种方式，却发现它是一个死胡同。

在第 2 章，所罗门转向了另一种探索的途径。第 1 章以所罗门思考智慧的益处作为结束，它是通过理性和努力寻找人生意义的能力。现在，他转向去思考享乐/喜乐。如果发现工作和智慧是 *hebel*/蒸气般的/虚空，或许享乐会给出一个人生意义的答案。或许，如果他专注于享乐的经验，就能发现在人生中满足的途径。毕竟所罗门极其富有，所以追求享乐应该没有实际性的限制。

所罗门继续通过不同的测试案例来做调查。测试的本质是：从所罗门的经验和成就上而来的享乐，是否会允许他明白神的目的和旨意。

所罗门写道，他做了内心推理，心里说。心是对希伯来文单词 *leib* 的翻译。*'Leib'* 在旧约中出现了 593 次，在钦定本中有 508 次被译为“心”。在这里可以译为“对他的心说。”所罗门让我们看到他的内心深处，告诉我们他的内心对话。这是一个圣经例证，向我们显示最智慧的人不仅会自言自语，而且对他灵里思想的不同功能，有着相当敏锐的认知。他意识到自己的意志与欲望和渴望是分开的。同样，他也意识到内心深处存在着需要被满足的渴望。他推理了，然后选择了。在这个案例中，他在通过享乐的经历，为他的心灵寻找满足。

所罗门对自己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/享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。貌似所罗门是在用他的思想对他的心说话。他在授予许可，做出选择采取行动。所罗门的自我意识是，他实际上可以让他的理性脱离他的内心。在传道书 3:11，所罗门将告诉我们，神已经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 (*leib*)。因此，所罗门好像在选择允许他的内心去追求享乐，为的是要看它是否会满足他对人生意义的渴望。它不能。所罗门论到享乐说，“有何功效？”

所罗门论到嬉笑说，“这是狂妄。”嬉笑是高兴的表现，但是嬉笑本身并不包括人生真正的意义。它是对永恒因素的反应，是一项经历或时刻的终极结果，但是它本身并没有实质。一个人完全无理由的笑，在任何人看来都很疯狂。单一的嬉笑就是狂妄。所罗门并不反对嬉笑；在下一章 he说到“笑有时”（传道书 3:4）。在同一节经文中，他也给出了它的反面“哀恸有时”。

嬉笑并没有持久性。通过测试他内心享受人生和活出纯正态度的能力，所罗门发现这是徒劳的。生命中许多事情是痛苦和困难的。存在的意义不是单纯地笑

着面对所有的境遇，那样的倾向是**狂妄**。最终，嬉笑会成为一种忽略现实的手段，而不是享受。即使在一段充实的享乐和娱乐中，我们的灵魂仍然有一些想要被满足和渴望的事情。追求嬉笑和快乐的人生会让大多数的人感到空虚和浪费。这是虚假的，无法触摸的、轻率和蒸气般的感觉。

论享乐（或喜乐），所罗门说，“**有何功效？**”更字面一些的翻译是，“它能做或带来什么呢？”这个反问句所建议的是：享乐，正如智慧一样，在帮助人类调和意义和实践经验上有它的局限性。它是蒸气，什么也带不来，什么也没留下；它存留片刻，就消失了。

传道书 2:1-2 我心里说，“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。”谁知，这也是虚空。²我指着嬉笑说，“这是**狂妄**”；论喜乐说，“**有何功效？**”